

●清流漫谈●

# 东坡来信

——书筒里的苏东坡之井底里的世界

□郑心一

收信人：滕达道、王定国、陈季常、秦少游等。

按：是凡诗词歌赋，都是写给世上众生看的，务求精美周严，惟书札只为一作，故率性随心，少遮掩，少做作，或丰茂华瞻，或简净了了，直通心底。《东坡来信》试图从东坡诸多素面净手书筒里，窥见一个更真实更立体的苏东坡。

苏东坡一生创作诗词三千多首，其中三分之一写于黄州；各类书札一千六百多封，其中五分之一写于黄州；在黄州，他写下了散文的代表作《赤壁赋》《后赤壁赋》，诗词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书法的代表作《寒食帖》，绘画的代表作《枯木怪石图》……

宋神宗元丰二年，即公元1079年12月18日，在结束了130多天的牢狱之灾后，苏东坡被差役押解到黄州，开始了贬谪流放生涯。

庙堂的玉阶朱栏有多高，跌落尘埃就有多疼。短短几月，他就从万众仰瞻的热搜，一下子成了众人却避的敏感词。时近年底的江边，风高水寒，苏东坡栖身无着，只得暂居定

慧院，和寺僧搭伙，他在给朋友信中描述了自己“布衣蔬食，随僧一餐”的生活状况。曾经是诗会燕集，冠盖如云，现在是寒荒孤冷，车马无踪，心理上的落差是巨大的。他在给人王定国的信中说：“黄州真在井底，杳不知乡国信息”，“谪居穷陋，如在井底”，在给司马光信中他亦如是说。

“井底”一词，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黄州时期的苏东坡书筒诗文中，这是他生活困顿，精神苦闷的意象。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时在诗文中讥讽时弊，而被政敌抓住把柄，构成炼狱，差点断送性命。苏东坡脱狱逃生，心有余悸，所以，初到黄州的他“灰心杜口”“百想灰灭”，他在给滕达道的信中说“不敢作文”，给李公择写了几个字，便赶紧在信中说：“看乞，便火之。”苏东坡生性豪迈，达观乐天，但他有时也胆小害怕，绝不是金刚不败。他的忧愤畏惧，几乎到了“焚笔断砚”的地步。

开始的那段时间，他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他在给滕达道的信中说，自己从庄子那里学习了安身养心之法，所谓的安心养生

之法，就是睡大觉，“一枕甜酣”，可以让他忘却很多烦恼。睡饱了，他就去村寺沐浴，洗澡上来，便去溪边钓鱼，采药（与王定国书）。累了，就回到僧舍，明窗之下，拥数块木炭，读《汉书》（与滕达道书）。现实的文字不能写，他就去钻故纸堆，研究《易传》《论语》《书传》（与王定国书）。

尽管苏轼是钦犯流配，很多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是，毕竟他的人格魅力和昭昭文苑是挡不住的。很快，黄州这个井口，便涌来了一批真心交情的朋友。

陈季常和苏东坡是眉山老乡，他的父亲曾经是苏东坡的上司，他本人原本是个戎装骏马的世公子，使酒好剑，仗义疏财，十几年前就和苏轼交情很深。苏东坡贬来黄州，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隐居山野的陈季常。陈对苏东坡可谓无微不至，倾囊相助。“先生笃于风义，至自割瘦胫以啖我，可谓至矣。”苏轼在给陈季常的信中说，你重情重义，简直到了割自己瘦腿上的肉给我吃的地步，为朋友真是做到了极致。他还在信中特意开玩笑地提到当地的一句谚语——“缺口镊子”，并特别在

信尾注明是一毛不拔的意思，让陈季常不要向那些缺口镊子去募化。

陈是苏轼困顿里的资助者，也是他精神世界直谅多闻的益友。这种朋友，是可以茶酒，可以诗文，可以粗雅，可以袒胸赤足，挥臂助拳的。所以才有了苏轼玩笑陈季常俱内的“河东狮吼”；才有了新近做了几首新词，篇篇精彩，等你来，我要亲口读给你听；才有了你如果生了儿子，一定要通知我，我要写诗祝贺……

在黄州期间，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少游，很是牵挂老师的安危境遇，书信通问之下，收到老师一封长达一千多字的回信，这么长的信，在苏轼的书筒中很不多见。他在信中叙说了到黄州后的家庭变故和穷困窘迫，以及运用道家和方法士的法术去调息应对，他还特意点评了自己爱徒的诗文，并指出努力方向。在这封信中，他向学生详细介绍了家里每月定量，每日定支，藏权储筒的理财节用之法。让我们看到了一千多年前，那个一边挥翰天纵，一边细数铜钿的大诗人可爱而又狼狽的身影。

●灵湫微言●

## 父亲要去的地方

□杜永先

父亲的阵痛，就像胎儿脱离子宫，要降落到这个世界是一个道理。只不过父亲降落的地方，不是我们的地方，就像胎儿并不知道他要来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父亲在最后的这一段路上，形容开始一点点改变，逐步向来时的那个面容靠近，身子一天天变小。

父亲和我说，他出生时很瘦小。那时候家里穷，饿肚子是经常的，他胃不好，经常胃疼，念书的时候得了阑尾炎，送县城医院看病时不足九十斤，村里人都来送行，以为他不会活着回来了。如今，他依然是消化功能不好。所以，他现在所有的变化，都是向着来时的方向前行。

父亲又疼了一晚上，早晨还在疼，吃了止痛药之后，安静地睡着了。我默默地端详着他，翻看着他年轻时的照片，对照着，复制在他脸上，一模一样。他偶尔说的一两句“胡话”，就像出生的婴儿唧唧呀呀表达的语言，我们听不懂。母亲害怕，我听着心酸。

父亲的枕边放着一块毛巾，我问他做什么用？他说他总是流鼻涕，流眼泪，看眼前模糊，要不时拿出来擦一擦，这是父亲的一个借口，他在与这个世界作别，他要回到他原来的那个地方。但无论是来，还是要回，都是一个蜕变的过程，需要力气和思想。我的眼泪瞬间濡湿眼角。在服侍父亲的这一段时间，我每天早晨要到房后的西大桥上走一走。沿着西大桥一直向前走，会走到我出生的小村庄，可我没有走进小村庄，沿途的沙枣树和垂杨柳，让我回忆童年，想起小时候的伙伴，想

起父母带着我，我坐在车座后面，在这条路上骑着自行车回姥姥家，还有我骑着自行车在小村庄的来来回回……

桥底下的黄河水满满地流淌着，两旁新发枝的垂柳都落进了水里，随着风的吹拂，像天真活泼的孩子荡着秋千。我坐在河畔上，抚弄着沾湿的柳枝。我在想，柳枝除了这个季节的萌芽喜悦，就剩下夏季的蓬勃伸长。到了秋天，它就被剪掉了秀发，冬天被剃成了光头。它被寒风强行扒下衣裳，赤裸着身子要回归的时候，是不是和父亲一样，悄悄地在哭？悲伤的眼泪流进河里，变成坚硬的冰河。

柳枝死了吗？老子言：“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柳枝没有被埋葬，埋葬了的是今朝，明年还得春生。

父亲要走了，我问垂柳，它是不是和你一样，在这里生根发芽？垂柳低着头，嬉笑着，荡着秋千。这个季节，父亲是倒退着循着秋千的方向而来，垂柳是使劲荡起秋千向前飞扬。他们一个在回望，一个在守候！这就是生活，反反复复。来年的今天，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当年的垂柳，还是当年的父亲？

父亲的阵痛没有歇息，一直在持续，末梢神经开始冰凉，他蜷缩在床上，像极了胎儿，四肢团抱在一起，腹腔里“咕噜咕噜”地响着。父亲要降落的地方，应该还是在黄河岸边，垂杨柳落水的地方吧，那是爷爷的爷爷出生的地方，我们成长的地方。他去了那里，一定不会寂寞，他会远远地指着我们，和他的街坊四邻说，那是他的孩子。



女山古火山，坐落在明光市女山湖畔，距明光城三十四公里，东临淮河，南托七里湖，西、北依女山湖，与江苏隔湖相望。 孟景/摄

●菱溪物语●

## 万寿街逢集印象

□朱元林

现今的逢集已不复过去的样貌了。上世纪中叶，天长万寿小街逢集的情形在我的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

万寿街南北走向。街不长，住着三四十户人家。户数虽少，但小街居民从事的行当并不少。有打铁的、开染坊的、理发的、弹棉花的、打烧饼榨油条卖麻花的，有药店诊所、商店、饭店等不一而足。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街也是万寿公社所在地，公社的办公室原是北头邱姓地主家的宅院。我家住在街中央。

那时街面上家家门面房都有门板，逢集时，摊主用两条条凳铺上两三片门板，摆上货物就可以经营了。除了摊位，还有前来赶集的银匠、牙医，卖老鼠药的、卖鱼卖肉的、卖土特产的、卖竹编的……总之一到逢集，小街便热闹非凡。

有一些小贩从街南到街北来回走动，沿街

叫卖。一个家住天长城洼子街每次逢集必到的卢老大，身挎竹篮，篮中放生姜和一杆秤，囊个鼻子叫“醒(生)姜，醒(生)姜”，称姜时，秤杆翘得高高的，买卖双方皆大欢喜，顺利成交。还有一对年过半百的夫妇，男的卖瓦罐，女的卖洋红网子。男的在我家门左边把瓦罐依次摆开，不久便围来一群赶集的人，挑挑拣拣，用手指敲瓦罐，如果瓦罐发出悠扬清亮的声音，便决定买了，如果有破裂声，则换一个敲敲，直到满意为止。女的腆着肚子，走起路来像推着小车。她一边走一边叫着“洋红网子”，同时还用勺子敲着装洋红的小木箱。有人买洋红，她便小心翼翼地用小勺挑一点用纸包好给买家，交易后，继续沿街叫卖。

我家的西边，有一个豆腐坊，主人叫魏金保。手工制作的豆腐香且口感好，供不应求。街上有一批淘气的小孩，经常聚集在他

家门口，大声叫道：“初五，十五，二十五，魏金保家磨豆腐。赚钱蚀本不在乎，落点黄汤洗屁股。”主人呵斥，小孩便作鸟兽散。

逢集小街很拥挤，行人挤至北头，便听到“咚咚咚”的鼓声，那是潘瞎子说书了。潘瞎子周围挤了很多人，津津有味地听他说书。那时没有电视，听书是很好的娱乐。潘瞎子说的是瓦岗寨起义的故事。只见他连说带唱，加以动作，绘声绘色，说到紧要处，便搁下鼓槌道：“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这是要收钱了，大家正听上瘾，只有纷纷掏钱，让潘瞎子继续说。有时说着说着，潘瞎子对听众说：“对不起，我要把萝卜田里的水放了。”这时便引来一阵哄笑声。

街南头也很热闹，有一个卖药草膏的，地上铺一块布，摆上药草膏。为了招揽生意，他一边拉着手风琴，一边唱着小调，夸他的药草

膏。他唱着唱着便围了很多人，纷纷买他的药草膏。

我父亲在街上开了药房，取名“仁寿堂”，门面三间。公私合营前，逢集时，各处医生汇集仁寿堂。王桥医生陈让人高马大，骑着骡子来了，未见其人，先闻骡铃声。金湖国桥的名医徐则先来了，他来时，我家专辟一间房作为徐先生的诊室，诊室里坐满了前来就诊的患者。还有本地土医生叫王半仙的也来了，他专治疔疮疖之类的疾病，还用铁针给别人动手术。逢集这一天，药柜上生易繁忙。我父亲不停地给病家抓药，我母亲则买菜做饭，招待各路医生。

上世纪中叶的小街逢集，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但我记忆依然清晰，恍如昨日。那时逢集，反映了农耕时代的特色，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过去的农村集市一去不复返了。

●让泉诗韵●

## 诗四首

□黄玉才

### 雨中过葡萄泉

山根路尽一溪横，浮翠茶园云雾生。  
庄户春眠无犬吠，雨声如约和泉声。

### 清流关

苔阶藤壁访清幽，绿树摇风鸟自啾。  
故事千年传野老，逶迤驿路思悠悠。

### 偕友清流河溯源

穷源徒步闯山阿，一路欢声一路歌。  
史迹钩沉搜野老，尘劳尽洗母亲河。

### 客至

愧我擅浮名，生疏戚友情。  
围裙添灶火，择菜煮鱼羹。  
盥洗白瓷净，茶分绿意盈。  
春风邀入座，一笑酒杯倾。

## 紫

□张静

那是一个紫色的傍晚  
当炙热的夏天被一场大雨淋透  
当乌云被风吹远  
我在这里  
守着秋天的到来

如果有儿时不曾忘怀的时刻  
那么那一定是这个颜色  
我们穿着褪色的裙子  
坐在田埂上  
一起仰望的那道彩虹  
便是如此绚烂

当风吹过凌乱的头发  
和额上渗出的汗珠  
那黑黑的脸颊  
水汪汪的眸子中  
也是这般  
清澈的紫

如果有某个时刻我不曾忘怀  
那花朵未必多姿  
那温度未必清凉  
那黑黑的脸蛋上也不尽是笑容  
但是我们一起在田间追逐  
一起守着秋天到来  
然后是冬天 春天  
最是天边的云朵  
一大片一大片  
忽聚忽散  
我们将那色彩披在身上  
直到 星星闪烁

## 归来

□成邦杰

千枝玉立望春兰，万舸泊流海水黄。  
篝火天殃狞笑浪，繁华落尽大凄凉。  
银戈铁甲驰疆场，壁野坚清鬼魅亡。  
不夜明珠依灿烂，归旋起破更辉煌。

